

## 莊子 內篇「逍遙遊」

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；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，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齊諧者，志怪者也。諧之言曰：「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」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？其遠而無所至極邪？其視下也亦若是，則已矣。且夫水之積也不厚，則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，則芥為之舟，置杯焉則膠，水淺而舟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，而後乃今培風；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，而後乃今將圖南。蜩與學鳩笑之曰：「我決起而飛，槍榆、枋，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，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？」適莽蒼者三漚而反，腹猶果然；適百里者宿春糧；適千里者三月聚糧。之二蟲又何知！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靈者，以五百歲為春，五百歲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為春，八千歲為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，眾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

湯之問棘也是已。窮髮之北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魚焉，其廣數千里，未有知其脩者，其名為鯢。有鳥焉，其名為鵬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雲，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，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，且適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「彼且奚適也？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適也？」此小大之辯也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鄉，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，其自視也亦若此矣。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。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竟，斯已矣。彼其於世，未數數然也。雖然，猶有未樹也。夫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後反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。此雖免乎行，猶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！故曰：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

堯讓天下於許由，曰：「日月出矣，而燭火不息，其於光也，不亦難乎！時雨降矣，而猶浸灌，其於澤也，不亦勞乎！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猶尸之，吾自視缺然，請致天下。」許由曰：「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。而我猶代子，吾將為名乎？名者，實之賓也，吾將為賓乎？鷦鷯巢於深林，不過一枝；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歸休乎君！予無所用天下為。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」

肩吾問於連叔曰：「吾聞言於接輿，大而無當，往而不反。吾驚怖其言，猶河漢而無極也，大有逕庭，不近人情焉。」連叔曰：「其言謂何哉？」曰：「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肌膚若冰雪，淖約若處子，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。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。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」連叔曰：「然，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，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。豈唯形骸有聾盲哉？夫知亦有之。是其言也，猶時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將旁礴萬物，以為一世蕪乎亂，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！之人也，物莫之傷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、土山焦而不熱。是其塵垢粃糠，將猶陶鑄堯、舜者也，孰肯以物為事！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，越人斷髮文身，無所用之。堯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內之政，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陽，窅然喪其天下焉。」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魏王貽我大瓠之種，我樹之成而實五石，以盛水漿，其堅不能自舉也。剖之以為瓢，則瓠落無所容。非不呶然大也，吾為其無用而掊之。」莊子曰：「夫子固拙於用大矣。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，世世以泝澼絀為事。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謀曰：『我世世為泝澼絀，不過數金；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請與之。』客得之，以說吳王。越有難，吳王使之將。冬，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龜手一也，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泝澼絀，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，而憂其瓠落無所容？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！」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。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，立之塗，匠者不顧。今子之言，大而無用，眾所同去也。」莊子曰：「子獨不見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；東西跳梁，不避高下；中於機辟，死於罔罟。今夫斄牛，其大若垂天之雲。此能為大矣，而不能執鼠。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，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？不夭斤斧，物無害者，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！」

北海有一條魚，它的名字叫做鯤。鯤的巨大，不知道有幾千里。化成為鳥，它的名字叫做鵬。鵬的背，不知道有幾千里；奮起而飛，它的翅膀就像天邊的雲。這隻鳥，海動風起時就遷往南海。那南海，就是天然大池。

齊諧這本書，是記載怪異之事的。諧書上說：「當鵬鳥遷往南海的時候，水花激起達三千里，翼拍旋風而直上九萬里高空。它是乘著六月大風而飛去的。」野馬般的遊氣，飛揚的遊塵，以及活動的生物被風相吹而飄動。天色蒼蒼茫茫，那是它的本色嗎？它的高遠是沒有窮極的嗎？大鵬往下看，也就是這樣的光景。

再說水的積聚不深厚，那麼就沒有足夠的力量負載大船。倒一杯水在堂前窪地，那麼放一根小草可當作船；放上一個杯子就膠著住了，這是水淺而船大的緣故。風的強度如果不大，那麼就沒有力量承負巨大的翅膀。所以鵬飛九萬里，那厚積的風就在它的下面，然後才乘著風力，背負青天而沒有阻礙，然後準備飛往南海。

蟬和小鳩譏笑大鵬說：「我盡全力而飛，碰到榆樹和檀樹就停下來，有時飛不上去便飛落地面，何必要飛向九萬里高而往南海呢？」到郊野去，只帶三餐糧食當天就能回來，肚子仍飽實；到百里外的地方，就要準備一宿的糧食；而到千里外的地方，就要預備三個月的糧食。這兩隻蟲鳥又懂得什麼呢？

小智比不上大智，壽命短不能與壽命長的比較。怎麼知道是這樣？朝生暮死的蟲子不知道一個月的時光，春生夏死，夏生秋死的寒蟬，不知道一年的時光，這就是「小年」。楚國南邊有一隻靈龜，以五百年為一個春季，五百年為一個秋季；上古時代有一棵大椿樹，以八千年為一個春季，八千年為一個秋季，這就是「大年」。彭祖到現在還以長壽聞名於世，眾人都想學他，豈不可悲？

湯問棘有這樣的話：

湯問棘說：「上下四方有極限嗎？」

棘說：「無極之外，又是無極！不毛之地的北方，有一個廣漠無涯的大海，就是天然的大池。那裡有一條魚，它的寬度有幾千里，沒有人知道它有多長，它的名字叫做鯤。有隻鳥，它的名字叫做鵬，鵬的背像泰山，翅膀像天邊的雲，乘著旋風而直上九萬里的高空，超絕雲氣，背負青天，然後向南飛翔。小澤裏的麻雀譏笑牠說：『要到哪裡去呢？我騰躍而上，不過幾丈就落下來，在蓬蒿叢中飛來飛去，也完成了飛躍，而牠究竟要飛到哪裡去？』」這就是小和大的分別。

有些人才智可以擔任一官的職守，行為可以順著一鄉的俗情，德性可以投合一君的心意取得一國信任，他們自鳴得意，也就好像小麻雀一樣。宋榮子不禁嗤笑他們。宋榮子能夠做到整個世界都誇讚他而不感雀躍，整個世界非議他也不感到沮喪。他能認定內我和外物的分際，辨別光榮和恥辱的界限。然而，他所能做到的，也就如此而已！他對於世俗的聲譽並沒有汲汲追求。雖然這樣，但他還有未曾樹立的境界。列子乘風遊行，神態輕靈，過了十五天後回來。他對於求完善的事，沒有汲汲追求。雖然可免於步行，但畢竟有所憑藉。若能順著自然的規律，把握六氣變化，遊於無窮的境域，他還有什麼憑藉呢！所以說：「至人無己」、「神人無功」、「聖人無名」。

堯把天下讓給許由，說：「日月出現，燭火還不熄滅，仍要和日月相比，不是很難嗎！及時雨降落，而還在挑水灌溉，對於潤澤禾苗，豈不是徒勞！先生在位，天下已然安定，而我還占著位子，自己覺得慚愧，請容我把天下讓給你。」

許由說：「你治理天下，天下安定。我還來代替你，我難道為了名聲嗎？名是實的賓位，我難道為著求賓位嗎？小鳥在深林裡築巢，所需不過一枝；鼯鼠到河裡飲水，所需不過滿腹。你請回吧！我要天下做什麼呢？廚子雖不下廚，主祭的人也不越位去代他來烹調。」

肩吾問連叔說：「我聽接輿談話，言語誇大不著邊際，一發議論便不可收拾。我驚駭他的言論，好像銀河一般漫無邊際；和常理差別太大，不合世情。」

連叔說：「他說的是什麼呢？」

（肩吾說）：「他說：『在遙遠的姑射山上，住了一個神人，肌膚有若冰雪一樣潔白，容態有如處女一般柔美；不吃五穀，吸清風飲露水；乘著雲氣，駕馭飛龍，而遨遊於四海之外。他的精神凝聚，使物不受災害，穀物豐熟。』我認為是發誑言，所以不以為信。」

連叔說：「當然啦！『瞎子無法和他共賞文彩的美觀；聾子無法和他共賞鐘鼓的樂聲。豈只是形骸有聾有瞎嗎？心智也有的啊！』——這個話，就是指你而言的呀！那個神人，他的德量，廣被萬物合為一體，人世喜紛擾，他怎肯勞形傷神去管世間的俗事呢！這種人，外物傷害不了他，洪水滔天而不會被溺斃，大旱使金石熔化、土山枯焦而他不會感到熱。他的塵垢粃糠，也可以造成堯舜，他怎肯紛紛擾擾以俗物為務呢？」

宋國人到越國販賣帽子，越人剪光頭髮，身刺花紋，用不著它。

堯治理天下的人民，安定海內的政事，往遙遠的姑射山上，汾水的北面，拜見四位得道之士，不禁茫然忘其身居天下之位。

惠子對莊子說：「魏王送我一棵大葫蘆的種子，我種植成長而結出果實有五石之大；用來盛水，它的堅固程度卻經不起自身所盛水的壓力；把它剖開來做瓢，則瓢大無處可容。不是不大，我認為它沒有用處，就把它打碎了。」

莊子說：「你真是不善於使用大的東西啊！有個宋國人善於製造不龜裂手的藥物，他家世代都以漂洗絲絮為業。有一個客人聽說這種藥品，願意出百金收買他的藥方。於是聚合全家來商量說：『我家世代漂洗絲絮，只得到很少的錢，現在一旦賣出這個藥方就可獲得百金，就賣了吧！』這個客人得到藥方，便去遊說吳王。這時越國犯難，吳王就派他將兵，冬天和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於是割地封賞他。同樣一個不龜裂手的藥方，有人因此得到封賞，有人卻只是用來漂洗絲絮，這就是使用方法的不同。現在你有五石容量的葫蘆，為什麼不繫著當作腰舟而浮遊於江湖之上，反而愁它太大無處可容呢？可見你的心還是茅塞不通啊！」

惠子對莊子說：「我有一棵大樹，大家都叫它做『樗』。它的樹幹木瘤盤節而不合繩墨，它的小枝彎彎曲曲而不合規矩，生長在路上，匠人都不看它。現在你的言論，大而無用，大家都拋棄。」

莊子說：「你沒有看見貓和黃鼠狼嗎？卑伏著身子，等待出遊的小動物；東西跳躍掠奪，不避高低；往往踏中機關，死於網羅之中。再看那犛牛，龐大的身子好像天邊的雲，雖然不能捉老鼠，但它的功能可大了。現在你有這麼一棵大樹，還愁它無用，為什麼不把它種在虛寂的鄉土，廣漠的曠野，任意地徘徊在樹旁，自在地躺在樹下。不遭受斧頭砍伐，沒有東西來侵害它。無所可用，又會有什麼禍害呢？」

## 莊子生平

庄子（约前369年—前286年），名周，[1]生卒年失考，约与孟子同时。战国时代宋国蒙（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北，一说安徽蒙城）人，曾任漆园吏。著名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，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，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。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“老庄”。他也被称为蒙吏、蒙庄和蒙叟。据传，又尝隐居南华山，故唐玄宗天宝初，诏封庄周为南华真人，称其著书《庄子》为南华经。

司马迁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载：“庄子者，蒙人也，名周。周尝为蒙漆园吏，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。其学无所不窥，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。故其著书十馀万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……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，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”

庄子除做过漆园吏以外，没有做过其它官。据《杂篇·秋水》记载，楚威王曾派人邀请庄周为楚国宰相。庄子以宁为泥里嬉戏的活乌龟，也不愿意为庙堂用以卜卦之死龟为由，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。他一生淡泊名利，主张修身养性，清静无为，顺应自然，追求精神逍遥无待。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居生活。和惠施交好。

## 莊子著作

庄子属道家。司马迁说庄子著书十万余言，而今本《庄子》仅33篇6万5千多字，分内篇、外篇、杂篇三部分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“《庄子》五十二篇”，可能是在晋代郭象注《庄子》删去了。以前一般认为《庄子》全部为庄子所著。从宋代起，竟成问题，认为内篇为庄子本人所著，而外篇和杂篇是后人托名。

## 思想渊源 – 政治主张

"至人無己"，"神人無功"，"聖人無名"。

世以“老庄”并称，庄子和老子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。当然庄子的思想是承继于老子的。相同点主要在“道法自然”的观点中，庄子说“天有大美而不言……是故至人无为，大圣不作，观于天地之谓也。”

庄子和儒墨有一点很大的不同，儒家墨家推崇圣人，而道家则反对推崇圣贤。老子说：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。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。”，“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；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；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。”庄子说“圣人生而大盗起”。庄子认为圣人的主义学说不过是“窃国大盗”的工具罢了。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田成子，篡夺了齐国的政权。“田成子一旦杀其君而盗其国，所盗者岂独其国邪？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……窃齐国，并与其圣知之法一守其盗贼之身。”对于圣人，庄子借用盗跖之口批评“黄帝尚不能全德……尧不慈，舜不孝，禹偏枯，汤放其主，武王伐纣。”，说孔子是“鲁之巧伪人”。庄子还说“凶德有五，中德为首”，所谓“中德”就是有心为德，有心为德就要虚伪，“日出多伪，士民安取不伪。”，会导致天下大乱。庄子还对圣人学说的积极性怀疑，认为圣人可以使一人变好，也使三人变坏。另外，庄子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，儒家说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，庄子认为“道通为一”，认为道在万物，万物平等。

对治国，庄子反对儒家的以礼法治国和法家的以法律治国。庄子认为儒家的仁义、礼法违背人性，使百姓“失其朴”。对于刑罚治国，“昔者尧治天下，不赏而民劝，不罚而民畏。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，刑自此立，后世之乱自此始矣。”。庄子反对儒家和法家的治国方法的核心，是以知治国。庄子认为知是“争之器”，而且知往往会被大盗所利用，所谓“盗

亦有道”便是如此。对于以知治国，庄子说“大乱之本，必生于尧舜之间，其末存乎千世之后。千世之后，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。”

所以，庄子与老子一样，主张无为治国，任其自然，认为“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”，君主要“无容私”，“汝游心于淡，合气与漠，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矣。”。庄子在《庄子》中描写过他心中的“至德之世”，“不尚贤，不使能，上如标枝，民如野鹿。端正而不知以为义，相爱而不知以为仁，实而不知以为忠，当而不知以为信，蠢动而相使，不以为赐。是故行而无迹，事而无传。”

### 後人評價，看法

对于庄子的行为，有些人认为这是真正的逍遥，也有人认为是愤世嫉俗的表现，清代胡文英在《庄子独见》持此观点，他说：“人只知三闾之哀怨，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。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，而漆园之哀在天下；三闾之哀怨在一时，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。”

庄子还被认为是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。 – Murray Rothbard. Concepts of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social change toward laissez faire[J]. The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, 1990, 9(2):43.

### 宗教形象

“南华老仙”、“南华真仙”或“南华大仙”等，系一虚拟人物，多见于小说诸如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和《三国演义》等，其原型应该来自于道家的庄子之封号南华真人。